



戰陣稱猛 —

日本刀與苗刀



KATANA-201808

戰陣稱猛 — 日本刀與苗刀



撰文：顧曼翹
校閱：郭世孝

明末清初武術家吳殳於《手臂錄》中謂：「今世峨嵋之鎗、少林之棍、日本之刀，專門名家，多為世所指稱」，意指峨嵋槍、少林棍及日本刀三種兵器造型簡單，可是用法多變，所以當時的武術家都對這幾個兵器系統趨之若鶩。

程冲斗亦於《單刀法選》中謂傳自倭奴的單刀（以雙手持一刀）「非他方之刀可並」，戚繼光更將雙手刀納入軍隊考核項目。然而，日本刀進入中國後，究竟發生了甚麼變化？當中多少是傳說，多少是史實？今回本刊邀得劉門武藝香港勁定會，課程總監 盧韋斯師傅作出詳細分析。

苗刀與劉門武藝

苗刀傳承自劉雲樵先生的好友，中國著名武術家韓慶堂先生。劉先生隨國民政府遷台後，成立「武壇國術推廣中心」，邀得韓先生在武壇教授潭腿、苗刀等武藝，故此武壇子弟能夠有機會學到苗刀。其實韓先生本來的徒弟大多因為經歷過中日戰爭，不想碰與日本刀相似的苗刀，反而劉先生在台灣的年輕一輩弟子較沒有歷史包袱，願意學習並一路傳承。

哪裡的雙手刀？

中國在唐代雖然曾經採用「陌刀」這種雙手刀裝備軍隊。然而，直到明代，才有文獻明確證明中國人學習日本雙手刀法的記載。

根據《單刀法選》的記載「有浙師劉雲峯者，得倭之真傳」。明代中葉的名將，戚繼光將軍在長期作戰的過程中，體會到日本刀法的過人之處，於是將這種新兵器國產化，並裝備到軍隊。更參考日本「新陰流」刀法編成《辛酉刀法》供軍隊使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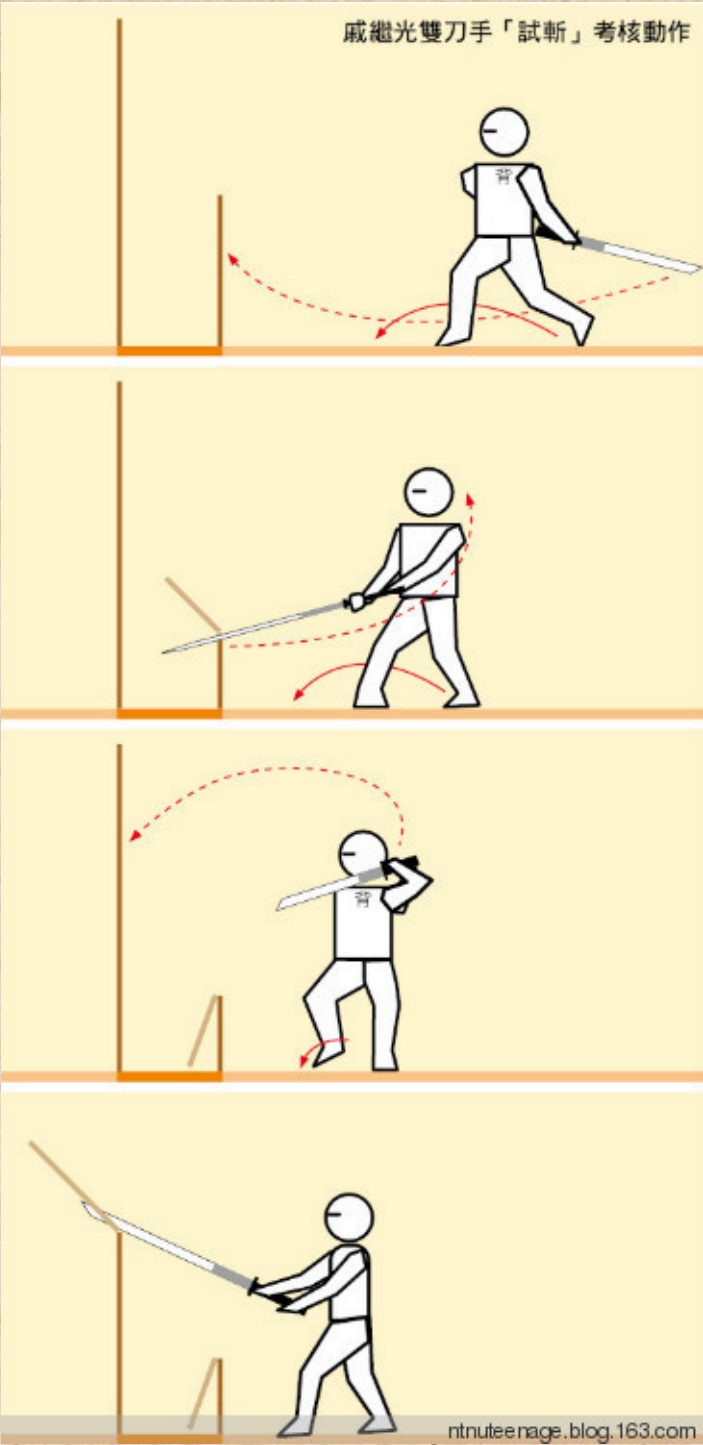


·戚繼光《紀效新書》十四卷本（1588年）中之〈影流之目錄〉

倭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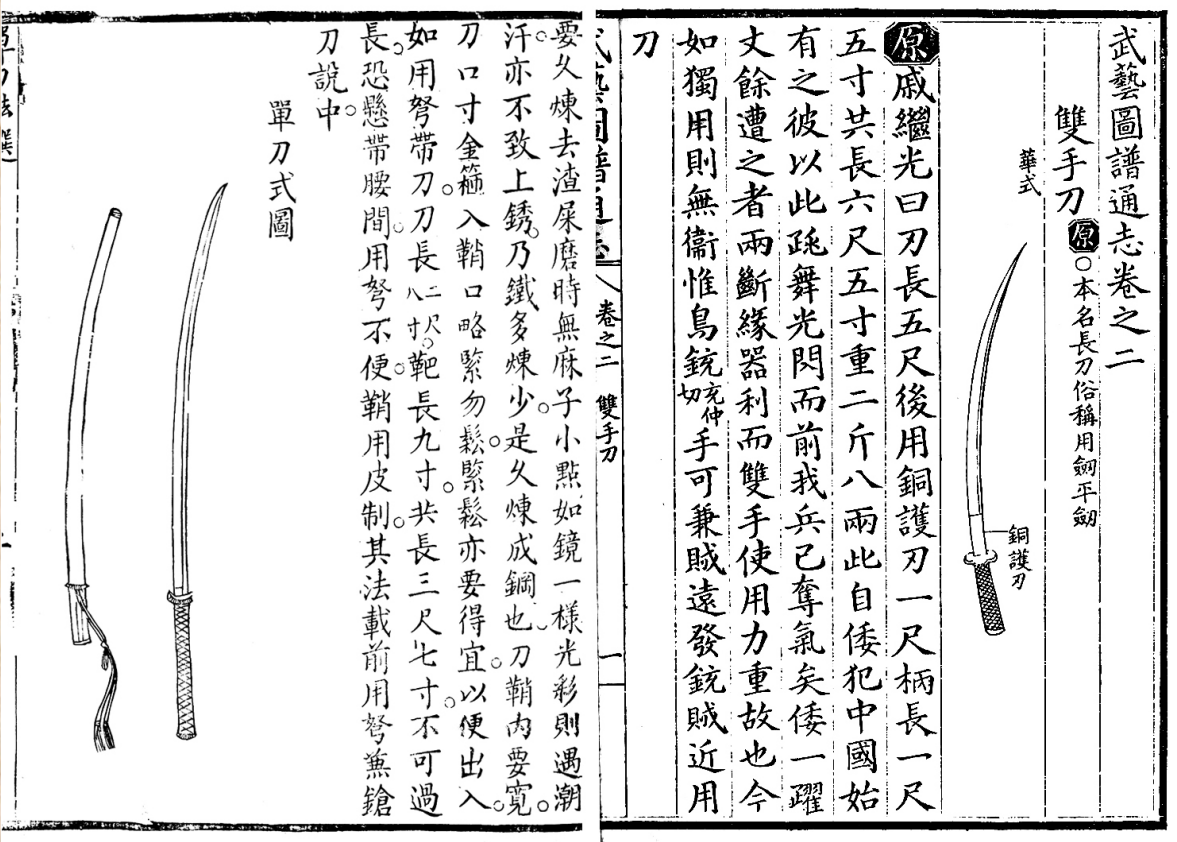
很多人誤會，以為戚繼光將軍引入倭刀，是以倭刀對抗倭寇。這說法其實存在很大的錯誤。當時部隊才剛剛學會使用倭刀，用同樣的兵器與日本人對陣如何會有優勢？其實在抗擊倭寇的過程中，狼筅才是戚繼光將軍主要使用的兵器。真正讓倭刀鋒芒畢露的戰場在北方，戚繼光將軍駐守薊州時訓練將士利用倭刀與蒙古騎兵作戰。

我們可以從戚繼光將軍《練兵實紀》卷四〈練手足篇〉中看到明確的記載。根據記載，倭刀考核的流程中，每位士兵須自備粗五分（約2cm）的木棍兩根，一根長七尺（約230cm）模擬馬頭，一根長三尺五寸（約125cm）模擬馬腳。第一刀自下撩砍斬馬腳，轉身後第二刀便自上砍落再斬馬頭。刀手需要砍斷木棍才算合格。



長・刀

明代中葉戚繼光將軍抗擊蒙古騎兵時用的刀約全長約170cm，刀柄長35cm，至明末程冲斗《單刀法選》記載的刀全長約150cm，相當於日本的太刀和野太刀的長度。《單刀法選》中除了長刀外，也有記載較短的「用弩帶刀」，刃長89 cm，柄長29 cm。然而，由於明代常用的尺有三種，分別為營造尺、裁衣尺和量地尺，實際長度可能會有所出入，不過已經很接近《單刀法選》中插圖的比例。



• 狼筅是長滿分叉的的長兵器，須配合戰陣使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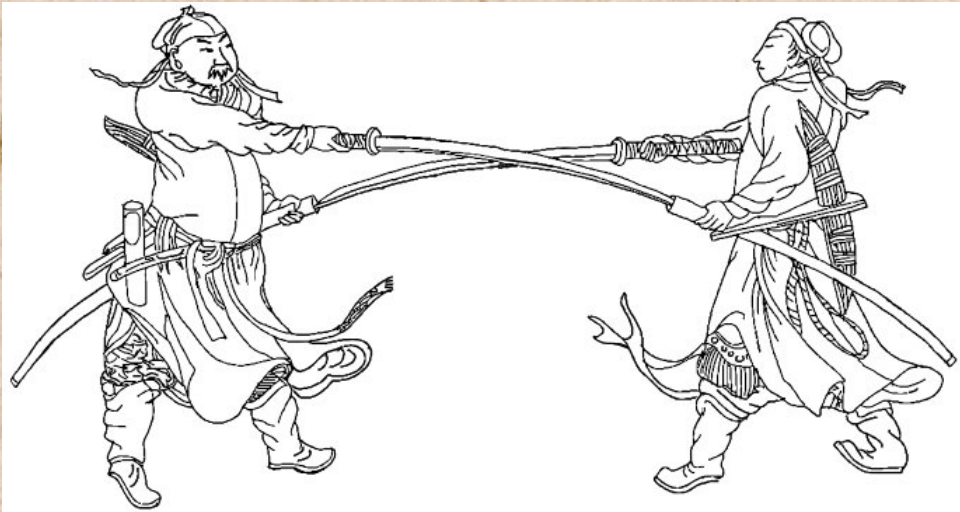


• 木苗刀(中間)，與日本打刀(上下)比較。打刀長約兩尺四吋，苗刀比打刀要長六至七吋。

拔・刀

中日武術中其中一個最大的分野，在於中國武術較少針對拔刀方面着墨。軍隊作戰前，士兵有充分時間拔刀；民間械鬥則以「先回家抄傢伙」的形式進行，刀本來就不隨身。盧師傅認為原因在於中國社會並沒有「武士階層」，也少有臨時拔刀進入戰鬥的需要。

而根據《單刀法選》前二十二勢，卻有兩種拔刀方法的記載，其中「你我拔刀勢」的拔刀方法，是戰陣中並排的士兵互相拔出長刀。而另一種「拔刀出鞘勢」，開始時先用左手拇指推刀鐔出鞘少許，然後用右手把刀拔出刀鞘約一尺，右手再直接拿住刀背，向略右上方，將整把刀完全拔出。右手肘向內屈曲，讓刀鋒朝前，刀柄向自己。然後左手執刀柄下部拿穩，右手再握回刀柄上部近刀鐔處，才完成拔刀的過程。



・你我拔刀勢

根據盧師傅的研究，在日本傳統流派中，「拔刀出鞘勢」這種反手拔刀的方式已是十分罕見。為此，盧師傅曾經向日本「是風會」主宰高無寶良先生求證，高無先生解釋，日本的確曾經存在這種反手拔刀法，但已經很少用，只會用於大太刀。所以盧師傅推測，這種手法確實自日本傳入，但可能由於太繁複，已經隨著時代改變，在日本各流派中已被淘汰。



・拔刀出鞘勢

除了上述的兩種拔刀方式外，《單刀法選》中〈總敘單刀一路〉也有記載一種鮮為人知的拔刀方法——「丟刀接刀勢」。

「右手陽掌（手心向天）持刀柄拔刀，拔出刀後，蹲身壓下；將刀口向下丟起刀，待刀落下，右手陽仰接刀。」這一組動作皆不見於《單刀法選》前二十二勢，只出現在下半部〈續刀勢圖〉的部份。盧師傅為求證真偽，曾經試過重現這種丟刀接刀勢，丟刀以後，刀在空中轉動，落下時接刀十分困難，萬一失敗了刀刃便落在自己頸上。與前二十二勢，以實用為主的拔刀方式有明顯的差異，也未見於日本傳統流派，所以推測，是程沖斗自己的創作。

從《辛酉刀法》到《單刀法選》到近代苗刀，見證了中日兩國武術家的共同努力。雖然由於兩國社會結構不同，國術與日本武術從內容到傳承方式都存在一定的差異，但其中也不乏一些相通的雪鴻泥爪。相信透過更多的互相溝通交流，一定可以從中找到更多原素去改進武術，日新又新。

後記

盧師傅深信，一門武術的生命力在於演化，每一代人都應該因應自己見解從而調整所學。所以勁定會同寅曾經多次發表關於武術的文章，也出版相關的書籍，內容都是從課堂中遇到問題，經過反覆推敲驗證，編成包含作者心得的「秘笈」，務求將精確的內容留存後世，以便後人可以從中學習、研究，以至推陳出新。

除了立德立言，更是坐言起行。盧師傅準備在8月底舉行香港首次的大槍比賽，與世界各地的武術家交流。相信在不久的將來，盧師傅會有更多研究成果向讀者公佈。



・丟刀接刀勢



・盧師傅發現，丟刀時刀不離手太遠，才能重現丟刀接刀勢。

指導單位
中華民國八極拳協會主辦單位
香港八極拳協會協辦單位
八極拳協會台北分會 八極拳協會上海教練場 八極拳協會松傳分會

大槍競技邀請賽

DaQiang Invitational Tournament in Hong Kong

2018 (香港場)

賽事日期

2018年8月26日(星期日)

上午10時至下午5時

賽事地點

香港培正小學 K 座 錢涵洲紀念樓 5 樓體育館

(香港九龍窩打老道八十號)

賽例說明會

香港地區將於2018年7月2日(「七一」補假)下午4時舉行「賽例說明會」,現場完成報名參賽可獲優惠

查詢詳情



電郵

香港及海外地區: louislo@baji-hk.org台灣地區: wangjanren@gmail.com中國大陸地區: hungch@hotmail.com.tw

電話

(852) 9086 1841 (香港及海外)

(886) 0928 822766 (台灣)

(86) 186 2198 7266 (中國大陸)

入場規定

賽事恕不對外開放,參賽者及觀眾必須持大會發出之證件或入場券進場

關於復仇

武士之道



撰文: 郭世孝

在日本傳統之中,『復仇』是實踐忠義的一種體現,如果沒有為父母或主君復仇,不單顏面儘失,也會被人認為是無膽匪類。所以我們看到很多戲劇,小說,漫畫的創作,主題都是圍繞『復仇』去進行。而事實上,在太平盛世的江戶時代,政府針對『復仇』,是有一定的準則需要復仇者遵守的。

『復仇』的定義

首先在江戶時代,政府對『復仇』是有明確的定義的。當復仇者的主君,父母,丈夫,兄姊,伯叔父等上位者被殺時,在法理上,作為下位者的復仇者就可以向加害者復仇。然而,假如兒子,弟妹被殺,在法理上就不可以進行復仇。

『復仇』的程序

在進行復仇之前,復仇者必須向政府提出正式申請。其中包括復仇者的個人資料,事情的來龍去脈,對方資料等...

如身處京都,復仇者就需要向京都所司代(幕府在京都的代表)申請;身處江戶就需要向町奉行(掌管領地內行政及司法的官員)申請;而如果在國內其他地方,就需要向該藩的藩主申請。

待政府對復仇者發出正式許可(仇討免許狀)之後才可以開展復仇大計。如果有幸成功,就需要在成功之後向辻番所(派出所)又或大目付(幕府監督官)報告。仇人的遺族也不可以向復仇者再次進行復仇。未有提出申請就進行復仇,即使復仇成功,也會被當成殺人犯看待。



· 元祿赤穂事件,四十七名赤穂家臣私自為主公復仇後被幕府賜死的故事,後被改編為著名的歌舞伎劇目《忠臣藏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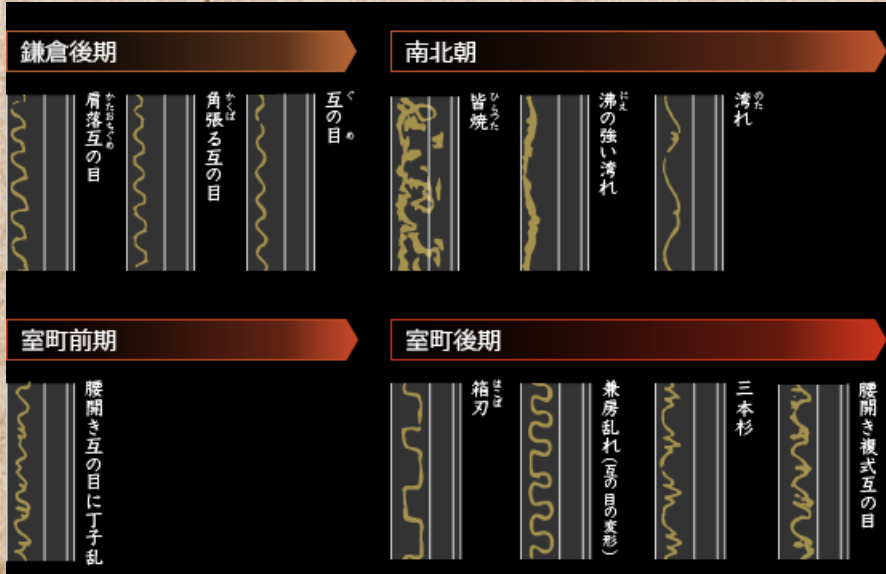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刀歷史- 南北朝至室町時代的日本刀

在鎌倉時代末期，1274年10月，蒙古軍首次來襲（文永之役）。1281年5月，蒙古以十萬宋朝的降兵再次來襲（弘安之役）。雖然倆次蒙古大軍都被暴風所擊敗，但其集團式戰法卻對仍留在「一騎討」時代的日本的武士留下深刻的影響，同時也改變了日本刀的發展方向。

南北朝時期，隨著鎌倉幕府的崩壞，全國各地進入了烽煙四起的年代。各地對武器的需求與質量都相對的提升。戰鬥模式亦從過往「一騎討」的模式，逐漸過渡到步兵集團戰的模式。這種轉變為日本刀的發展帶來三種比較明顯的發展與變化：

1. 燒刃的燒幅

在一騎討的年代，刀的刃紋最能夠表現出其美感。因此該時期有不少刀刃的燒幅都比較寬，以方便刀匠可以表現出其刃紋的優美。但燒幅過大也代表其刀刃比較容易損傷而不容易修理（在燒刃處理後的刀刃是比較硬但同時也比較脆）。刀刃會在激烈的戰鬥中會崩壞。燒幅較大的刀，崩壞的情況也會比較嚴重；在密集戰鬥和步兵集團戰的年代，根本很難有足夠的後勤保障能力去維修大量受損的刀劍。因此，燒刃從寬廣燒幅的作風開始過度到燒幅較狹窄的作風（如直刃）。



・不同時期的刃紋。



擇文：張志華

2. 大太刀與野太刀의 出現

在步兵集團之中要脫穎而出，就需要有一樣顯眼的東西去吸引主公的眼球。巨大的劍正好表現出其使用者的英姿。鑄刀的手法亦從平安時代的腰反，刀姿優美的太刀，漸漸發展出刀姿豪壯的大太刀或野太刀。其長度可以超過一米。按照《太平記》的記載，刀長達到三尺，四尺甚至五尺的大太刀都有登場。這種長度的刀不可能佩在腰間，因此要麼背在背後，要麼需要侍從攜帶。

3. 鎧通

大太刀或者太刀雖然很勇武，但在近身戰時卻無法發揮其功能。因此出現了刀身短小，身幅狹少，反並不明顯的鎧通，用以在近身搏鬥時尋找對手鎧甲之間的空隙。



・鎧通

參考書目：
《日本刀入門》，日本武具研究會
《日本刀之教科書》，渡邊妙子，住麻紀
《一本就懂日本史》，洪維揚



・鎧通の運用

遊記

譯文: Gabriel Lee

高野山三店

遊東國聖地高野山後，書此拙文。



中本名玉堂者，處高野山商區之中，有二層。地下售土產、法器、畫軸、書冊、儀軌經典等。上乃食堂，甚寬廣，可坐百人。每檯必置一茶壺，中承冷抹茶，夏日飲之，其甘涼暢快，難勝言矣。曾三至其店，初嘗高野山之精進料理、次食蕎麥冷麵、後啖天婦羅、烏冬定食等，味皆鮮美，大快朵頤。飲食之外，亦曾於其間購《圖印大鑑》《昭和新訂真言宗常用諸經要聚》。飽僕食慾，亦慰僕法慾也。《密教圖像集》《不動明王儀軌要集》《葬及供養》《中院流日用作法集》等大作鉅著，內皆有售，惜乎書價極昂，未得購矣。

「中本名玉堂」
地址：和歌山縣伊都郡高野町高野山765番地



珠數屋四郎兵衛，亦處南山商區之內，去中本名玉堂百步之內。亦售土產、儀軌、書冊等物。今年於其店內請得三寶院宥深所書《中院三十三尊次第》，頗喜。憶初訪其店，見有售添田隆俊編之《不動一段息災護摩次第》，未有購之。然其人頗值一書。彼嘗編次《護摩全集》，計六十餘卷，可謂近世南嶽之廣學大德也。其墓碑處奧之院山林之內，僻靜幽深，人難尋矣。今南嶽蓮華定院住持，暨金剛峯寺宗務總長添田隆昭者，即其子矣。亦有售大師親跡《顰瞽指歸》《灌頂歷名》之折子謄抄本，與中本堂雙映成趣也。金剛峯寺前亦有小堀南嶽堂，售密教研究諸書，又有《弘法大師全集》，惜乎未嘗買物其中，姑不言之矣。

「珠數屋四郎兵衛」
和歌山縣伊都郡高野町高野山771番地



石橋法衣店，奧之院口前，行數百步可抵。店上招牌，書「法衣、袈裟」等字，店似為母子二人掌櫃，或其男實為入贅之女婿歟？未可知也。曾三過其店，亦未訪之。今年始至，購足袋、白衣、空衣各一，以為修法學道之所需。試衣之時，醜態百出，由今思之，亦是怪趣。

「石橋法衣店」
地址：和歌山縣伊都郡高野町高野山757番地